

說約
合參

四書正解

卷之三十
孟子盡心下

113
863
30

四書大全說約合參正解卷之三十一

童嘉駒初十

丹陽吳荃蓀右彙輯 受業門人劉鶴齡天與全校

孟子

周陟嚙輯思

盡心章句下

凡三十
八章

不仁章全旨

此章孟子為時君好戰而發世主即甚不仁不愛民者有矣寧有其棄子弟于死地而毫不關情者是動于一念之欲而不自覺耳故借梁惠以醒當世所以性天下之殺機也上節是斷梁惠主之不仁而言其意下節乃因問而言其寔

孟子曰不仁哉梁惠主也仁者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不仁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

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所謂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也

參序孟子曰君德莫貴于仁乃不仁哉梁惠王也仁者主于愛人以其所愛及其所不愛并不愛者亦愛之蓋無往而不愛其恩也不仁者偏于慘刻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并不愛者亦不愛之蓋無往而不受其害也今惠王正以所不愛而及所愛非不仁而何
析講仁者四句以仁形起不仁正以明首句之意重不仁邊俱泛說○仁者所及是推及乃擴充意不仁者所及是波及乃連累意○不仁照下節即所為指出所蘊來梁王不仁在言外○蒙引仁者以萬物為一體無一物不在所愛之中今乃以民物為所不愛何也此亦所謂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之意蓋民物皆吾所愛視親則為在所不愛矣

公孫丑曰何謂也梁惠王以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之大敗將復之恐不能勝故驅其所愛子弟以殉之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

梁惠王以下孟子答辭也糜爛其民使之戰鬪糜爛其血肉也復之復戰也子弟謂太子申也以土地之故及其民以民之故及其子皆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此承前篇之末三章之意言仁人之恩自內及外不仁之禍由疏逮親參序公孫丑問曰何謂以所不愛及所愛也曰仁者用心由親而民由民而物梁惠王以貪土地之故糜爛其民而戰以爭之至于大敗將復戰之又忍民其用命不能必勝故驅其所愛太子申監軍以殉之以至于被虜而死夫以土地視民與子弟則土地可以不愛而民與子弟在所當愛矣茲則因土地及民因民及子弟是之謂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也視夫仁者之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者何如耶吾故曰不仁也
析講按子弟雖尤愛于民而本章立言特重在民勿過重在子弟云以土地之故及其民甚至及其子弟是真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蓋惠王之殉子弟畢竟是貪土地非為民復仇也

春秋章全旨

此章意重尊王全重春秋無義戰句彼善句輕正見無義戰也征者節推原所以無義戰之故由于

僭王也

孟子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

春秋每書諸侯戰伐之事必加譏貶以著其擅興之罪無有以爲合於義而許之者但就中彼善於此者則有之如召陵之師之類是也

合參孟子曰嘗觀春秋一書其中紀戰者多矣或書名以示貶或書人以示訕無有以其戰爲合義而許之者但就中有假尊王之事以行之聲無王之罪以擊之而春秋謂彼之戰差善于此之戰者則有之矣然總之無義戰也

析講春秋是言春秋之經非謂春秋之時也無義戰指孔子書法言○無義戰言無有許其戰之合義者註中著其擅興之罪此意且勿露出恐洩下文彼善于此亦不就戰上說亦是春秋品第彼此之優劣也總是言無義戰意非僅許之也如齊桓召陵之師責包茅之不貢于天王爲能尊晉文城濮之戰遏荆楚之憑陵于中國爲有立功此其事雖若善然皆不稟王命而擅興師旅故夫子一別書遂以訕其事一則書及以訕其意

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征所以正人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此春秋所以無義戰也

參淺說夫春秋所以無義戰者何也征戰者以上而伐下之義也諸侯有罪則天子討而正之諸侯奉而伐之此大義也彼此相敵之國則不相征也若相征便是無王矣春秋之戰皆是敵國相征而未嘗奉王命安得有義戰乎

析講義字是案征者句是斷孔子作春秋正以明征伐之善不出諸侯收敵國之柄歸諸天子○太全新安陳氏曰春秋以道各分使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不作矣無義戰三字斷盡諸侯兵爭之罪○翼註上指天子下指諸侯敵國皆指諸侯○上伐下不必天子親伐只是命方伯以伐之耳

此章以當時好戰者多藉口于古人以自文故借爲武成不可盡信而發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証以武成也仁人無敵句是斷案何其血之流杵句是斷案

盡信章全旨

爲武成不可盡信而發非泛論讀書之法而証以武成也仁人無敵句是斷案何其血之流杵句是斷案

孟子曰盡信書則不如無書

程子曰載事之辭容有重稱而過其實者學者當識其義而已苟執其辭則時或有害於義不如無書之愈也
參淺說孟子曰凡載事之書學者當識其大義而已不可執其詞而一一盡信之也盡信書則時或有害於義既無以明古人之心而反以滋後世之口實不如無書之為愈也
析講麟士曰書字且泛不指尚書然大義則炤末節○無書不過民古人之迹盡信則必失古人之心其有借以文奸者其貽害不小故不如無書

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

武成周書篇名武王伐紂歸而記事之書也策竹簡也取其二三策之言其餘不可盡信也程子曰取其奉天伐暴之意又政施仁之法而已
泰序何以見書之不可盡信也彼武成一書乃盛世之良史宜若可信矣然其間詞不背義而有可信者吾但取其二三策如奉天伐暴發政施仁而已其餘安可盡信也

析講取二三策而已矣正是不盡信處

仁人無敵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

杵春杵也或作鹵楮也武成言武王伐紂紂之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孟子言此則其不可信者然書本意乃謂商人自相殺非謂武王殺之也孟子之設是言懼後世之惑且長不仁之心耳
參序如武成有云血流漂杵夫仁人之師應天順人無敵于天下以至仁之至仁伐紂之至不仁宜兵不血刃而士民歸之矣而何其與商人敵至殺傷之多
而血流漂杵也書不可盡信有如此
析講太全問血流漂杵乃紂前徒倒戈之所為荀子以為殺之者皆商人非周人是也而孟子不之信何哉朱子曰此亦按本塞源之論蓋雖殺傷者非我而亦不忍言也程子以為孟子設為是言蓋得其微意○何其血之流杵也何字好將欲疑之則書有此言將欲信之則武王決無此事○首句是

論其理如此下一句是反書意而設是言見
有害于仁人無敵之意可見書不可盡信也

有人章全旨

此是提醒人君勿為戰陳之人所惑意首節言強
兵之罪大下詳言好仁之無敵以明之全重好仁
節引湯武作証歸結在焉用戰上方知戰陳之人全無用處

孟子曰有人曰我善為陳我善為戰大罪也

陳去聲

制行伍曰陳交兵曰戰

參淺說孟子曰戰陳者不仁之事也今有人曰我善為陳我
善為戰彼固自以為有大功矣自我言之斯人也爭
也戰殺入盈野爭城以戰殺入盈城大罪之人也
析講罪在殺民上見全從兩善字生脉惟其善罪之
所以大也○翼註有人曰益當時人臣自負之詞

國君好仁天下無敵焉

好去聲

參序今之君所以必用戰陳者欲以兵威服天下也不知國
君平日好仁而有以感動乎民心一旦興
弔伐之師則天下自無有與之為敵者矣

析講二句泛言以起下文而見善陳善戰最為不仁所以為
大罪也好仁主平日修德行仁言天下無敵方在弔民伐罪
上說湯武皆好仁無敵者故借以証之
○不用戰陳意至焉用戰句方好說出

南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曰奚為後

我

此引湯之事以明之解見前篇

參序何以見仁者之無敵如湯好仁之君也其十一征也南
面而征北狄怨東面而征西夷怨怨之若曰
我亦苦于虐政也奚為後我孰有敵之者
析講舉夷狄以見其遠也重奚為後我句見其無敵

武王之伐殷也革車三百兩虎賁三千人

兩去聲
賁音奔

又以武王之事明之也兩車數一車兩輪也千書序作百
參序又如武王亦好仁之君也其伐殷也載輜重之革車只
用三百兩執射御之虎賁只有三千人其不尚兵威如此

析講此一句只言其不恃兵威以矯善為陳善為戰之意。革車載輻重之車以皮縷其輪籠其轂故號為革車虎賁執射御蓋勇士之近王者如今之親軍禁軍也二百兩三千人。以武王所率者言若八百來會及庸蜀羌茅諸國其兵不在此數。

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

書泰誓文與此小異孟子之意當云王謂商人曰無畏我也我來伐紂本為安寧汝非敵商之百姓也於此是商人稽首至地如角之崩也。

衆說然觀武王入殷之初而謂商人曰爾無畏我也我來除暴以安寧爾也非與爾百姓為敵也于是民皆若崩厥角然以稽首焉夫誰與王敵。

析講此條只重若崩厥角稽首一句。麟上此上三條以湯武明其無敵雖皆是書詞不第引書可勿辨其同異也。○王曰至姓也止乃謂商人之詞若崩句敘詞崩只是垂向下之意言商人叩頭抵地有如獸角之下觸地也。

征之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戰

焉於反

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

參淺說夫國君好仁而自能無敵于天下者何也蓋征之為言正也謂其以仁義之師而正彼虐民之罪也則民為暴君所虐皆欲仁者來正己之國也又豈有敵之者哉。無敵則焉用戰既不用戰則焉用彼善戰之人哉。析講不重解征字之義只由湯武之事看來以決其無敵耳。重各欲正己句正發明好仁一句之義焉。焉用戰言外見有國者不可用此人也。

梓匠章全旨

此章勉學者自求心悟不可徒恃教者之啓發也。規矩喻下學之法巧喻下學中有寸達之功但悟即是巧不悟即是規矩故有能使不能使之別本文如詩六義之比未嘗說破正意于前後見之。

孟子曰梓匠輪輿能與人規矩不能使人巧

尹氏曰規矩法度可告者也巧則在其人雖太匠亦未如之何也已蓋下學可以言傳上達必由心悟莊周所論斲輪之

意蓋如此

參淺說孟子曰君子教人有可傳者有不可傳者即曲藝觀之木工有梓匠車工有輪輿其教人也能與人規矩而示之以可循之成法至于中規矩而神明之獨有得心應手之巧焉非不欲使之而不能使之也亦在人之自得而已

析講大全南軒張氏曰聖人之教人自洒掃應對而上皆規矩也行著習察則存乎人聖賢亦豈能使之然哉然而固不外乎規矩舍規矩以求巧無是理也○新安陳氏曰巧即在規矩中是既熟後自得之妙未有舍規矩而可以得巧者上達即下學之覺悟處未有舍下學而徑可

舜之章全旨

而安不以物動乎已也無預干已不以已隨乎物也

孟子曰舜之飯糗茹州也若將終身焉及其為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

飯上聲糗去久反茹

音汝糗之忍反果說文作裸烏果反

飯食也糗乾糲也茹亦食也袵畫衣也二女堯二女也果女侍也言聖人之心不以貧賤而有慕於外不以富貴

而有動於中隨遇而安無預於已所性分定故也

參序孟子曰常人之情未有不隨遇為欣戚者也嘗稽帝舜

其始之飯糗茹草也貧賤極矣而舜不自知為貧賤也吾窺

其心殆若將終身焉未嘗因處困而有慕于外也及其後為

天子也被袵衣鼓琴二女果侍富貴極矣而舜不自知為富

貴也吾窺其心若固有之未嘗因勢分而有動于中

也遇雖懸而心常一非聖人所性分定其孰能之

析講大全南軒張氏曰若將終身若固有之可謂善形容舜

者蓋所欲不存樂天而安土窮而在下則無一毫之虧達而

在上則無一毫之加故無適而不得也○二若字自孟子想

像他如此在舜併不自知其忘富貴貧賤也及其一字文法

雖層折講法須直下○王觀濤曰終身固有互紹看以後之

富貴觀之舜非終身貧賤以前之貧賤觀之舜非固有富貴

吾今章全旨

此章教人慎所施也重在未句蓋施處于人而貽禍于親者以為非我所為不知殺者非我而所以

致其殺者則我也故孟子寃其理勢以傲之

孟子曰吾今而後知殺人之親之重也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之也一聞耳

間去聲

言吾今而後知者必有所為而感發也一聞者我往彼來間一人耳其實與自害其親無異也范氏曰知此則愛敬人之親人亦愛敬其親矣

參淺說孟子有所為而感發曰吾今而後知殺人之親之取禍至重也天道好還無施不報殺人之父人亦殺其父殺人之兄人亦殺其兄然則非自殺其父兄也特聞一人耳其寔出爾反爾皆自殺之也殺人之親不重乎

析講趙註父讐不同天兄讐不同國以惡加人人必加之○大全張氏曰孟子斯言欲使時君無動于忿欲寡怨息爭以保其宗廟親戚是仁術也

古之章全旨

此傷當時之橫征暴害也譏察則禦民之害橫征則反為害于民將以首原設關之意如此重下段從禦暴處挑出為暴來無限怪嘆壞法之感言外見法未變而立法之意已失而死于法之已變者乎

孟子曰古之為關也將以禦暴

譏察非常

參序孟子曰古先王之于民隨在皆有以仁之而已故其為關也將欲譏察異言異服之人以禦止暴客此設關之本意也

今之為關也將以為暴

征稅出入○范氏曰古之耕者什一後世或收太半之稅此以賦斂為暴也文主之圍與民同之齊宣主之圍為阱國中此以園圍為暴也後世為暴不止於關若使孟子用於諸侯必行文王之政凡此之類皆不終日而改也參序乃今之為關也將欲征商貨之出入施虐于民以為之暴而已民其如之何哉夫即一關而古今之仁暴相遠如此

深可慨矣

身不章全旨

此章見人當盡道意上二句以躬行言下二句以出今言獨言妻子者妻主順子主承吾居尊而妻子皆居卑勢最易行今最易從今不能然則一言一行可離于道而舉妻子則外而國與天下可知矣

孟子曰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使人不以道不

能行於妻子

身不行道者以行言之不行者道不行也使入不以道者以事言之不能行者令不行也衆蒙引孟子曰道者理之當然君子所以行之身而可法令之入而可從者此也身不行道則觀法無自化不行于妻子使人不以道則處置失宜令不行于妻子夫妻子至近仰吾以為天者尚不可化不可行於他人乎析講兩言妻子者非專為妻子言也是舉最近而易行者以概其餘○不行者不能化之也不能行者令之不從也○翼註如身不行孝難使妻子行孝身不行弟難使妻子行弟是

道不行也使人不以道是我使之者不以合理也如投以不堪施以不怨之類加一能字勢不能也若道乃人所固有非勢不能但無所觀感而興起耳故不用能字

周於章全旨

此章勉人蓄德意把周利引起周德上段輕下重周利乃無所不備之意周德兼定見定守意邪世與亂世有別治亂以政言邪正以道言如孟子在戰國之世崇主黜伯明仁義關楊墨正邪世不能亂也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出亂

周足也言積之厚則用有餘

黎大全孟子曰人貴蓄積然後有餘用如周于利者有以自給雖遇凶年不能殺之故良農不患乎年之凶而惟患乎蓄之不厚周于德者有以自立雖處邪世不能亂之故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乎德之不充戰兢自持不敢挾一長一材以自足凡所以周其德也析講不能亂不但為邪說所亂當體註中應用有餘意如

君之不正者可以正之民之不正者有以化之異端有以辨之伯術有以反之皆是○蒙引識不到則眩如荀彧之從曹操是也守不到則敗如楊雄之為莽大夫是也氣不到則悞如王坦之之倒執手板是也

好名章全旨

此章論觀人之法為欺世盜名者發其病全在二好字以名為好其心只曉得有名故名之所在則讓名之所在則爭爭讓未必至此特舉其極以形容耳

孟子曰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

食豆羹見於色

好乘食皆去聲見音現

好名之人矯情于譽是以能讓千乘之國然若本非能輕富貴之人則於得失之小者反不覺其真情之發見矣蓋觀人不於其所勉而於其所忽然後可以見其所安之實也合參孟子曰讓美德也能讓美名也讓千乘之國惟賢人能之然好名之人亦有時而能之謂其足以成輕富貴之名也然苟非真能讓國之人則雖簞食豆羹之小者一有得失反不覺其喜怒之見于色矣是豈能讓千大而不能讓于小哉

蓋名之所在雖大而勉強為之名所不在雖小而真情發見觀人者不可不察其所安矣

析講大全朱子曰東坡謂人能破千金之壁而不能無失聲于破釜正此意也苟非其人其人指真能讓國者非指好名之人也○千乘之國辭受之間人所共見簞食豆羹得失之際人所不察好名之士所以飾情于彼以取美名而不意其鄙吝之真情乃發露于此而不覺也主意在註勉忽二字于其所忽者觀人然後見其所安之寔矣○大則着意於飾節即註中所勉意也小則不着意易露真情即註中所忽意也

不信章全旨

此章見為國之要道仁賢國之損益禮義國之防第當以仁賢為主蓋仁賢為國之本禮義自仁賢而出政事自仁賢而修也

孟子曰不信仁賢則國空虛

空虛言若無人然

參太全孟子曰為國有要人主當知所重而急圖之如國之所恃以植立者仁賢也何代不生賢在人君能信用之耳信

仁賢則君有所輔民有所庇社稷有所托好尤有所憚國本
極立而堅固矣有之而不信用與無人同
則國空虛雖有億兆之衆不足為有無也

析講新安陳氏曰孟子不曰無仁賢而曰不信仁賢見
仁賢自有不信用則無仁賢合看謂仁德之賢人也

無禮義則上下亂

禮義所以辨上下定民志
參張氏國之所恃以維持者禮義也有禮義則自身以及國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上下序所以治也無禮義則各
分無以辨民志無以定將上替下僭而日入于亂矣
析講禮必有義義即其所以為禮之理也義為事物之宜準
之以行則自然有節文而為禮宜合看
無禮義總是各分不正道揆不明意

無政事則財用不足

生之無道取之無度用之無節故也○尹氏曰三者以
仁賢為本無仁賢則禮義政事處之皆不以其道也

參張氏國之所恃以經理者政事也有政事則大綱細目繁
然具舉百姓足而君無不足焉苟政事廢墜不修則無以關
財之源節財之流而財用不足矣此三者正為國之要而仁
賢其本也能信仁賢則禮義由之以
出政事由之以立而王道其易易矣
析講按政事不但為財用而財用則必由政事致云○政是
大綱事是節自然亦不必分如周禮九職任萬民九賦敘財
賄九式節財用皆是政事皆所以經理國用者也

不仁章全旨

當時七國之雄互相吞噬自謂力可以經營天下
矣故孟子以仁字喚醒之意歸重下二句

孟子曰不仁而得國者有之矣不仁而得天下 未之有也

言不仁之人騁其私智可以盜千乘之國而不可以得丘民
之心鄒氏曰自秦以來不仁而得天下者有矣然皆一再傳
而失之猶不得也所謂得天下者必如三代而後可
參蒙引孟子曰不仁之人下以術而愚其民上以力而脅其

君則亦得以盜國者有之矣若普天下之人萬邦之廣欲以術而愚之則一人之術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愚也欲以力而制之則一已之力有限而天下之大不可以勝制也故不仁而得天下者未之有也

析講得國以土地言得天下以人心言不仁得國如田豆之于齊三卿之于晉是也言外見得必以德行仁方可結億兆之心方可得天下

民為貴全旨

此章總為不恤其民者而發通章重民為貴一句社稷與君都是借來形容民貴之意欲君愛民以保社稷而勿自恃其尊也下三節非止各節釋各句總是發明民為貴之意

孟子曰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

社土神稷穀神建國則立壇壝以祀之蓋國以民為本社稷亦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係於二者之存亡故其輕重如此然就三者較之天下之至重為民民為貴而社稷次于民至于君雖神人之主而寔為輕焉

析講註國以民為本以下云云皆推原之詞且勿露

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

乎諸侯為大夫

丘民田野之民至微賤也然得其心則天下歸之天子至尊貴也而得其心者不過為諸侯耳是民為重

泰序惟民為貴是故得乎丘民之心皆為我歸即可以得乎天下而為天子若得天子之心不過為諸侯得乎諸侯之心不過為大夫夫以得尊貴者之心反不如得丘民之心此所以民不可輕也

析講存疑得乎天子亦可以為天子若舜禹是也然舜禹亦得乎丘民也觀天朝觀訟獄謳歌之皆歸可見此民得乎天子而為諸侯則是未得乎丘民者也○得乎天子二句下重只形容得乎丘民句耳○四并為丘民故曰丘民註則天下歸之則為天子自

諸侯危社稷則變置

諸侯無道將使社稷為人所滅則
當更立賢君是君輕於社稷也

參互諸侯之立所以保民而主社稷也苟淫佚無道不能保
民而危及社稷則天子必變易君位更置賢者主之而人君
不能常有常尊矣夫君位之存亡係于社稷之一

安危是君輕于社稷也而其輕于民可知矣
析講諸侯危社稷要跟虐民來變置八
是變易其位更立賢君與滅國不同

犧牲既成粢盛既潔祭祀以時然而旱乾水溢

則變置社稷

盛音成

祭祀不失禮而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毀其壇壝
而更置之亦年不順成八蜡不通之意是社稷雖重於君而輕於民也

參直解社稷之立所以依民生也苟純色之犧牲既肥腍黍稷之粢盛既潔春祈秋報不失祭祀之時然而或旱乾或水溢土穀之神不能為民禦災捍患則當毀其壇壝徙置他

所以示更新之意而社稷不能有常享矣夫社稷之更置係
于生民之利害此所謂社稷輕于
民也而君之輕于民益可知矣

析講大全南軒張氏曰人君惟恃崇高之勢而忽下民之微
故肆其私欲輕失人心以危其社稷使其知民為貴社稷大
之而已為輕焉則必兢兢業業不敢自恃惟恐其失之也則
民心得而社稷可保矣○衍義補云社所以祭五土之神稷

所以祭五穀之神稷非土無以生土非稷無以見生生之效
故祭社必及稷以其同功均利而養人故也○變置社稷謂
更置壇壝于他所非改立其神也○註年不順成二句出禮

記郊特牲○壇壝猶言壇場也八蜡一先穡神農也二司穡
后稷之官三百種謂百穀之神四農田峻督農者也五郵表

畷郵亭督農者所居及標表連畷處也六貓虎迎貓虎之神
畷田鼠田家也七坊所以止水蓄水入水肅溝也所以受水
亦以洩水也天子歲十二月合祭八蜡若雨暘不
能年不順成則八蜡之祭不通蓋以其神無功也

聖人章全旨

此章表夷惠之為聖人首二句言聖人為百世師
而歸之夷惠下即夷惠流風之遠以明其為聖人

也未旬只帶言不以當時後世平重○朱子曰孟子願學孔子乃以百世之師歸夷惠而孔子反不與焉何也蓋孔子道大德全而無迹學之者終身鑽仰而不足二子志潔行高而迹著慕之者一日感慨而有餘雖贊在夷惠意在仲尼聖之偏者猶為百世師則進乎此者其為萬世師無疑矣

孟子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聞伯夷之風者頑夫廉懦夫有立志聞柳下惠之風者薄夫敦鄙夫寬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興起感動奮發也親炙親近而熏炙之也餘見前篇參達說孟子曰行造其極之謂聖人聖人者不但一世之師是百世之師也蓋其盛德至善既有以淑人心于既往而流

風餘韻即有以表師極于將來求其可以當此者伯夷柳下惠其人也故伯夷往矣聞其風之清者頑夫化而為廉雖愚必明也懦夫化而有立志雖暴必強也柳下惠往矣聞其風之和者薄夫化而為敦皆不偷之民也鄙夫化而為寬皆容德之士也夫二子振奮乎百世之上若是其遠而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若是其神向使清非聖人之清而猶有所雜和非聖人之和而猶有所乖則人亡而清和亦與之俱亡矣安能感化之若是哉夫百世之下聞其風者猶感化之若是而況與聖人生活同時居同里親近而薰炙之者則其感化也又當何如哉信乎其為百世之師也析講麟士曰聖人二句重宜一頓故聞至若是乎正解夷惠之師百世而斷其由于聖人也況于親炙何太良無此一宕則似聖人可以師百世而反未必感當時故追論之疑反不甚重○首二句是總目故聞六句是舉百世師之定言之奮乎四句是即上聞風感化之遠而斷其為清和造極之聖以應首句聖人二字末句只帶言之非又進一層也行造其極之謂聖師字只在聞風興起內得之風是德馨之流傳于後世而可以感動乎物者也

仁也章全旨

此章為求道於身外者發仁人道三字當重八字為是故說仁也者人也合仁于人而言之乃所謂道也總是欲人反身求道主意在一合字上人知下句說合字不知上句即寓合字意了○鄒陽朱氏曰此章見仁為吾身天理而體仁即為率性之道

孟子曰仁也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

仁者人之所以為人理也然仁理也人物也以仁之理合於人之身而言之乃所謂道者也○程子曰中庸所謂率性之謂道是也或曰外國本人也之下有義也者宜也禮也者履也智也者知也信也者實也凡二十字今按如此則理極分明然未詳其是否也合參孟子曰人皆知有仁與道之名而不知皆吾所固有也仁也者非他即是人所以為人之理也有是人之身即有是仁之理本無岐出者故合仁于人而言之性以率形形以率性便為天然自有之則至當不易之行而天下古今共由之道即此而在矣非所謂道而何世之外人以求仁與道者豈不惑哉

析講仁以所具而言道以所循而言此單言仁兼四德萬善在其中○蔡氏曰仁即是人人物則相麗形性渾合豈可離而言之乎故必合仁于人而言然後見其為率性之道也此深明道不遠人欲人及身求道之意○仁與道是一時事仁不在人之外而道又不在仁與人之外○單言仁只是個性耳單言人只是个形耳合形與性乃謂之道如父子君臣便是人親與義便是仁父子有仁君臣有義乃謂之道○合而言之只說不合仁于人而言之不可又倒說合人于仁而言之○紹間編合非用力字要看言之二字○達說知仁者人也則末仁者當反諸身知合而言之道也則遠人者不可以為道矣

去魯章全旨

當其可即為道故去魯以遵行為道去齊則以速行為道也上句即其意而記其事下行即其事而釋其意

孟子曰孔子之去魯曰遲遲吾行也去父母國之道也去齊接淅而行去他國之道也

重

參序孟子曰昔孔子為受女樂而去齊曰遲遲吾行也豈獨
滯哉去父母國恩重于義道當如是也又因晏嬰之阻而去
齊則漸安而行豈迫遽哉去齊他國恩不掩
義道當如是也蓋可久可速聖人之時也
析講蒙引遲遲句在末行之時說蓋因子路可去
之言而發○去父母去他國一句孟子釋之之詞

君子章全旨
此章下句釋上句言外見尼為氣數之窮與聖人
之道無與也上下以君臣言無交主孔子無可與
交而言

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陳蔡之間無上下之交也

君子孔子也尼與厄同君臣皆惡無所與交也
參序孟子曰昔君子絕糧于陳蔡二國之間而受厄也則以
上無禮賢下士之君下無推賢讓能之臣以為之交也是以
不免于厄也此固上下之責也于孔子何尤哉

貉稽章全旨
此章見人當盡其在己只重一士字雖文王不過
士而君者耳孔子亦不過士而師者耳何思不理
于口哉無傷就貉稽言雖只慰以無傷而盡其在我之意

寓矣士憎以下沒就為士者論以明無傷之意

貉稽曰稽大不理於口

趙氏曰貉姓稽名為衆口所訕理
賴也今按漢書無俚方言亦訓賴
參序貉稽曰人得衆口之譽則有所賴稽
今為人所訕大無賴于衆口將如之何

孟子曰無傷也士憎茲多口

趙氏曰為士者益多為衆口所訕按此
則憎當從士今本皆從心蓋傳寫之誤
參直解孟子曰毀譽由人修為在己訕固無傷于定行也大
凡為士者德修而謗興道高而毀
來益多為衆口所訕此其常也

析講此士字指士流之望如下文孔子文王是也說一士字
亦可見稽之未足為士矣○憎字訓註益多猶言比增人更
多受訕謗也新安陳氏曰為士者往往見憎
于茲多口如論語之屬憎于人其說亦可從

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肆不殄厥慍亦不殞厥問文王也

詩邶風柏舟及大雅絲之篇也悄悄憂貌慍怒也本言衛之
仁人見怒於羣小孟子以為孔子之事可以當之肆發語辭
墮墜也問聲問也本言太王事昆夷雖不能殄絕其慍怒亦
不殄墜其聲問之美孟子以為文王之事可以當之
之○尹氏曰言人顧自處如何盡其在我者而已
參序試以古之惜茲多口者言之詩云憂心悄悄然其甚而
猶日見怒于羣小此非為孔子言也而孔子之事足以當之
又有云故今不殄絕人之慍怒而亦不墮墜已之聲聞此非
為文王言也而文王之事足以當之士見惜如此此可見人
患不為孔子文王耳羣小之慍與厥慍之不殄固無
傷也子誠盡其為士之道何必以不理于口為病哉
析講言孔子文王尚不免為人所慍怒則衆口亦何害乎二
詩非言孔子文王只二聖人之事足以當之亦不必說出莊
姜太王前詩重下句後詩重上句正見士惜多口之意○大

全孔子當之如見毀于叔孫文王當之如見
囚于羣小○二慍字俱是人慍我即訓意也

賢者章全旨

此章見為治貴有本二段抑揚不平思古以傷今
也○指南兩以字重看上是躬行以率人下是奉
令以驅迫兩使字異一是引道他一是驅迫他

孟子曰賢者以其昭昭使人昭昭今以其昏昏
使人昭昭

昭昭明也昏昏闇也尹氏曰大學之道在自
昭明德而施於天下國家其有不順者寡矣
參大全孟子曰人已同明斯為德化之盛然貴以身先之如
古之賢者必先自明其德然後推之以新民是以其昭昭使
人皆昭昭求之已也今之為治者已德不明而徒欲人之明
其德是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求之
人也其能明明德于天下也哉
析講在人君則人字兼臣民在人臣則人字
兼君民重言昭昭者明而又明極其明也

山徑章全旨

提醒高子在介然為間四字見心學不可少有間斷

孟子謂高子曰山徑之蹊間介音夏介然用之而成路句為間不用則茅塞之矣今茅塞子之心矣

徑山路也蹊人行處也介然倏然之頃也用由也路大路也為間少頃也茅塞茅草生而塞之也言理義之心不可少有間斷也
衆序孟子謂高子曰理義之心人所固有雖易發而亦易窒有如山中小徑僅容人之蹊步間未見為大路也若倏然之頃人皆用之遂成大路雖成大路及為間之暫若不用以行則依舊茅草塞之矣是路之通塞一視乎人之用不用如此然則人心善端發處一蹊間也體察而充之則可以成德一大路也否則內為氣習所蔽外為物欲所誘而遂窒之茅塞也今子本心未嘗不明向道亦非無路但工夫間斷而氣習物欲之為茅者塞子之心矣可不思所以自用之哉

禹之章全旨

王樂也

高子曰禹之聲尚文王之聲

尚加尚也豐氏曰言禹之樂過於文王之樂
衆序高子曰嘗觀禹與文王皆聖人也禹作太夏文王作象節南籥皆聖人之樂也以我較之禹樂聲之美其尚于文王樂之聲乎

析講山徑四句俱喻言正意補在塞之下以起末句山徑之蹊喻人有惟微之道心成路喻其平坦光明之心體茅塞喻物欲之障塞用不用喻心學之加功與不加功介然為間喻此心存口係下微頃之操舍末句是孟子窺見高子心學偶懈故以此惕之
○太全趙氏曰高子齊人嘗學于孟子去而學他術○翼註為間不用是既用之後復不用也高子平昔學于孟子之門良心亦有開發處今却間斷了觀本文一今字可見○上間字平聲言山路之微可通行處也下間字去聲猶言暫時也
此章總是高子以器論樂孟子辨其不當泥迹而以易曉者通之城門一何只以之喻禹樂非喻文

析講只重禹樂不以文主平看

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

追音堆蠡音禮

豐氏曰追鐘紐也周禮所謂旋蟲是也蠡者齒木蟲也言禹時鐘在者鐘紐如蟲齒而欲絕蓋用之者多而文王之鐘不然是以知禹之樂過於文主之樂也合參孟子曰聖人之樂未易知也子以禹樂為過乎又王者果何所據以言之哉曰觀用之者多少即知樂之優劣禹樂鐘之追如蠡而欲絕此必聲美而用之者多故其器乃敝也文主之追不然吾以是知其尚于文耳析講真註鐘乃樂之一器舉鐘則衆樂器可知

曰是奚足哉城門之軌兩馬之力與

與平聲

豐氏曰奚足言此何足以知之也軌車轍迹也兩馬一車所駕也城中之涂容九軌車可散行故其轍迹淺城門惟容一車車皆由之故其轍迹深蓋日久車多所致非一車兩馬之力能使之然也言禹在文王前千餘年故鐘久而紐絕文王之鐘則未久而紐全不可以此而議優劣也○此章又義本

不可曉舊說相承如此而豐氏差明白故今存之亦未知其是否也

參序曰是一追蠡者奚足以知樂之優劣哉以其時考之則可矣彼城門車轍之迹其深獨異于城中豈一車兩馬之力使然與蓋城門惟容一車衆軌出入日由于此日久而車多故其轍迹獨深非若城中之途容九軌車可散行而其轍迹淺也然則禹之追蠡亦前千餘年而日久積用而然耳豈為其優而用之多耶何可乎以此辨文而漫云尚也

析講城門之軌貼轍迹深意在內喻鐘之蠡也兩馬之力與財日久車多所致在內喻禹在文王前千餘年也日久車多不平日久故車多也○論樂當以德以功高子徒以器之蠡不蠡言樂其見殊陋故孟子亦不與深言而以軌迹之易曉者示之

齊饑章全旨

此見孟子知止之義全重一復字前已發棠而復發棠如前已搏虎而復搏虎搏虎非美事而復搏于為善士之後尤不可發棠雖美事而復發于王不用之時則不可

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為發棠殆

不可復

復扶又反

先時齊國嘗饑孟子勸王發棠邑之倉以賑貧窮至此又饑陳臻問言齊人望孟子復勸王發棠而又自言恐其不可也

參序孟子在齊值齊國又饑陳臻曰今日國人望賑皆以夫子將復有勸王發棠之舉以臻論之殆不可復為請也

析講蔡氏曰不能行王政而區區賑貸偶為之則可若復發之則歲常飢而廩有限安能發得許多而為之請者適以見其不知止耳

孟子曰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為善士則之野有眾逐虎虎負嵎莫之敢撓望見馮婦趨而迎之馮婦懷臂下車眾皆悅之其

為士者笑之

手執曰搏卒為善士後能改行為善也之適也負依也山曲曰馮婦觸也笑之笑其不知止也疑此時齊王已不能用孟子而孟子亦將去矣故其言如此

參淺說孟子曰君子處事當相時而動以吾今日之所遇不合而復請發棠是為馮婦也晉人有馮婦者善搏虎卒之改其前行而為善士是足見重于士林矣則一日之野適有眾逐虎虎方負嵎據險之威莫敢撓觸望見馮婦眾人趨而迎之馮婦乃見獵心喜懷臂下車以徇其請斯時也眾逐虎者皆悅之其為士者笑之笑其為善之不終而不知止也復勸發棠得母類是而為士所竊笑也哉誠姬子言有所不可也

析講趙註馮姓婦名也○大全南軒張氏曰世固有勇于為善者不察夫理義之當然與否而必為之蓋亦足以悅于流俗然發不中節有害于君子之道是皆馮婦之類耳學者其無惑于眾之悅而有動哉審諸已而已矣○王觀濤曰想初次勸王發棠王必有不樂而強從之者孟子難于顯言故托

馮婦爲喻。○善士只是改去前日逞技角力之陋習，意不必深看。

口之章全旨

此章伸性命之辨，總是要人安命而盡性。上節于衆人以爲性者，則伸命而抑性，便見命之當安下。節于衆人以爲命者，則伸性而抑命，便見性之當盡。無非欲人遏人欲而存天理也。○蓋性命一也，天所限制爲命，我所稟受謂性。前五者我所稟受而寔天所限制後五者天所限制而寔我所稟受，通章主意如此。首節不謂性，非說全不是性，但重在命耳。次節不謂命，非說全不是命，但重在性耳。故總註云：各就其重處言之。

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

程子曰：五者之欲，性也。然有分，不能皆如其願，則是命也。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之也。愚按：不能皆如其願，不止

爲貧賤，蓋雖富貴之極，亦有品節限制，則是亦有命也。參大全：孟子示人以性命之正，曰：自性命之不明于天下也，欲之所在，則人皆言性，而不言命矣。自我言之，如口之于味，也有所嗜也；目之于色，也有所美也；耳之于聲，音也有所聽也；鼻之于香臭，也有所好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有所便也。皆氣稟之所有，合上智下愚而同之者也。此亦性也。若以爲性所當然，一向惟意所欲，矣却不知在人則有所賦之分，在理則有不易之則，蓋有天所限制之命存焉。須聽于天，安于定分，始得君子則未得不強其有既得不縱其欲，不謂此爲性而徇之也。

析講蒙引：據程註集註，五者亦性，則告子生之謂性，食色性也之言，亦不爲謬矣。曰：孟子此言性也，是據世俗所云則，固是氣質也。○朱子曰：五者固是人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求必得，又不可謂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章賤不能如願，此固分也。富貴雖可無所不爲，然亦有限制，又當安之于理，如紂之酒池肉林，却是富貴極而不知限制也。○此性字指氣質而言，此命字合理與氣言，貧賤之安于分，此以氣言也；富貴之不過其則，此以理言也。

仁之於父子也義之於君臣也禮之於賓主也
智之於賢者也聖人之於天道也命也有性焉
君子不謂命也

程子曰仁義禮智天道在人則賦於命者所稟有厚薄清濁
然而性善可學而盡故不謂之命也張子曰晏嬰智矣而不
知仲尼是非命邪愚按所稟者厚而清則其仁之於父子也
至義之於君臣也盡禮之於賓主也恭智之於賢否也哲聖
人之於天道也無不脗合而純亦不已焉薄而濁則反是是
皆所謂命也或曰者當作否人衍字更詳之○愚聞之師曰
此二條者皆性之所有而命於天者也然世之人以前五者
爲性雖有不得而必欲求之以後五者爲命一有不至則不
復致力故孟子各就其重處言之以伸此而抑彼也張
子所謂養則付命於天道則責成於已其言約而盡矣
參朱子理之所在則人皆言命而不言性矣自我言之如仁
之于父子主愛也義之于君臣主敬也禮之于賓主主恭也

智之于賢者主別也聖人之于天道主純也夫是五者有全
有不全有盡有不盡由所稟有厚薄清濁所遇有常變順逆
也此亦命也若以爲命已前定任其如何更不盡心却不知
所稟雖有厚薄所遇雖有順逆而降才切無善惡之殊蓋有
人所稟受之性存焉須盡此心以合乎理始得君子則不聽
之于天而責之于已不謂此爲命而委之也此

君子所以過人欲存天理而得性命之正也
析講上五者之性是氣稟之所有雖上智不能無下五者之
性是皇降之所同雖下愚未嘗絕上命字指定數與定理言
下命字指氣稟與遭遇言如晏嬰智矣而不能知仲尼是嬰
稟得智之淺者所謂氣稟也命也如舜之于瞽瞍則仁或不得
于父子如文王之于紂則義或不得于君臣所謂遭遇也亦
命也上節五個之于字不作欲字看須還他之于字而含个
欲字意在內如同視同聽同美等是也下節五個之于字是
舉理之專屬者言之猶云仁則屬于父子也餘倣此若仁之
于父子有至有不至等意直到命也處方見天道即仁義禮
智之所從出而渾然之全體也但分属于父子等則曰仁義
禮智全體于聖人則曰天道聖人之于天道只在知行上說

雖性反安勉之不同而天道屬之則一也。○大全蔡氏曰耳
目口鼻四肢之欲是氣稟所生仁義禮智天道是氣稟中所
具之天理合來成个氣質之性都是賦于天稟受于人性命
合一的無奈人于前五者言性不言命于後五者言命不言
性竟還一邊故孟子于兩邊並存中特舉其重者以徹世
不謂性所以矯入世之言性而遏其縱欲之私不謂命所以
矯入世之言命而作其盡道之念上節性字以氣質言是人
心下節性字以性善言是道心上節命字指富貴貧賤之定
數而兼有理下節命字指氣稟之清濁厚薄而兼所值○聖
人之于天道亦有至有不至者如堯舜性之固于天道脗合
而純亦不已矣湯武反之禹入聖域而不優則于天道為未
盡矣又如孔子聖之時則于天道脗合而純亦不已矣若夷
惠尹只為一偏之聖是于天道為未至也○仁之于父子也
有至與不至云云命也其詞雖兼至不至其意則主于不至
者故曰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按中庸天命之謂性註氣
以成形而理亦賦焉是性命俱兼理氣言而氣質氣數總在
一氣字內上下節或言理或言氣總是于性命中一義互
相發非將性命做兩樣看而君子兩不謂又總只

任理不任氣而已此了然易明不容葛藤也

浩生章全旨

首節許正子以信善下是推其極而斷其為人○
通章以善字為主人心只有此善信即善之定也
是初下手的工夫美即善之積也大即善之發也聖即善之
安也神即善之至也是究竟地步總究得繼善之
本體而已語意雖對浩生說已隱寓激進正子意

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何人也孟子曰善人也

信人也

趙氏曰浩生姓不害名齊人也

參趙註浩生不害問曰樂正子之所進長何等人品也孟子

曰樂正子為人據其今日之資稟

學力言之殆善人也亦信人也

析講善人信人空講不可說出意義既曰善人而又曰信人
便見得以為善人則有餘以為信人則不足是在中間的人
了此意

合著

何謂善何謂信

不害問也

參序不害又問曰何以謂之善何以謂之信
析講何謂善信只就善信各義發
問非問正子何以謂之善信人也

曰可欲之謂善

天下之理其善者必可欲其惡者必可惡
其爲人也可欲而不可惡則可謂善人矣

參大全孟子曰人情莫不好善惡惡其爲人存心處事行已
接物一皆合天理當人心可欲
而不可惡則可謂之善人矣

析講朱子曰可欲是資稟好別人以爲可欲是說這人可愛
也此便是他寔有可欲處故人欲他○**集註**可欲不重人欲
我重在我可欲凡事在天理上做與否人心之同然則其人
有善無惡可
知故謂之善

有諸已之謂信

凡所謂善皆實有之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是則可謂信
人矣○張子曰志仁無惡之謂善誠善於身之謂信

參朱子善人者或其天資之近或其知及之而勉慕焉未必
其真以爲然而善能不失也必其用力之久真能有此
善于已而無一毫虛偽之意然後可以謂之信人也

析講此二節是正答其問下四節又推類以盡其餘要分別
主客○**語類**善人能無惡矣未必能不失也必知至意誠而
善寔有諸已非若存若亡是之謂信○**集註**寔有之寔字是
堅寔意與下充寔不同凡字皆
字勿重看重看則碍下充寔矣

充實之謂美

力行其善至於充滿而積實則美在其中而無待於外矣
參朱子然人固以善信爲賢非以善信爲極也等而上之豈
無更進于此者乎蓋由善而信則其行必力其守必固如是
而不已焉則其所有之善充足積寔于身無少欠缺雖其隱

微曲折之關亦皆清和純懿而無不善之雜是則所謂美人也

析講充實與有諸已要分別得明有諸已者無偽也可保而不失也充實者盡善也皆足而無欠也一毫未備猶未充實○美即善也然必善到充實方謂之美此是美重于善處故曰美在其中○朱子曰有諸已之謂信是都知得了是如匠做此是就心上說充實就行上說事事都行得盡○蒙引充實一字平說非充之而至于是也充滿而積是猶云廣博而深厚○蒙解上節信雖訓實只是二一善之實此節實字則萬善皆實故謂之積實也美是純粹無疵之意蓋有虧欠即有瑕疵無虧欠故純粹而美美字要從充實字看出

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

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美在其中而暢於四支發於事業則德業至盛而不可加矣
參朱子美能充于內而已未必其能發見于外也又如是不已焉則其善彌滿而光輝發越其在躬也則粹而益背而施于四體其在事也則德盛仁熟而天下文

明體用極至而不可加是則所謂大人也
析講大字全從光輝上說美猶有餘于內不足于外大則內外俱有餘去聖人地步不遠但微着意思耳是所謂下大則賢人之業是也○存疑此節是工夫到後自然之符驗中庸之誠則形著明是也

大而化之之謂聖

大而能化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則不思不勉從容中道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張子曰大
可為也化不可為也在熟之而已矣
參朱子大而未化則其大者猶出于勉然而有迹可見也必其德之盛者日益盛仁之熟者日益熟則向之所謂大者方且如春融凍解渾然無迹而非人力之所能為矣是則所謂聖人也

析講存疑化是功夫熟後從心所欲無矜持無造作施于四體不言而喻發于事業無為而成如金之融化于火水之融于化于且也○雙峰饒氏曰生知安行是性之聖大而化之是反之聖孔子以性之聖加之之功斯所謂聖之至

與○功夫至于大則盡矣下面聖神只是熟而又熟耳

聖而不可知之謂神

程子曰聖不可知謂聖之至妙人所不能測非聖人之上又有一等神人也

合參然聖不皆不可知也聖而不可知則至德純乎不顯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為德大業溥于無外而天下莫知其所以為業蓋無方無體而變化莫測矣是則所謂神人也析講不可知兼體用以體言如孔子毋意必固我是也以用言如孔子仕止久速各當其可是也○神不外于聖但聖不皆神如孔子夷惠尹皆聖也然夷惠尹可以清任和知之孔子則聖而不可知也○聖不皆神看作兩樣人好若作一人看只是三之下了○善信美是成已事大聖神則兼其充積之誠而自然及物者言之要皆一善所充也美就在中言大就在外言化自我之不思不勉而言即化其大之迹也不可知自人之莫測其所以然而言正指其化之至妙也神不在聖之外聖之妙則為神耳○此六位皆他人指而名之之詞○美大聖神以人品言節節有個人字

樂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蓋在善信之間觀其從於子敖則其有諸已者或未實也張子曰顏淵樂正子皆知好仁矣樂正子志仁無惡而不致於學所以但為善人信人而已顏子好學不倦合仁與智具體聖人獨未至聖人之止耳○程子曰士之所難者但有諸已而已能有諸已則居之安資之深而美且大可以馴致矣徒知可欲之善而若存若亡而已則能不受變於俗者鮮矣尹氏曰自可欲之善至於聖而不可知之神上下一理擴充而至於神則不可得而名矣

參朱子人之所造其地位不同如此正子則善有餘信不足蓋介在善信二者之中而學力未充尚居美大聖神四者之下也使不以二者自足而以四者自勉則所造未可量矣此吾之厚望哉

析講點出四之下下一語見得自善信而上還有無限地步善信豈是住脚此中便含勉勵正子意在

逃墨章全旨

上節言異端反正而待之當恕下節言待之者之過嚴也異端之與吾道抗固是與道相左其中豈

無自悔其非者病在吾黨攻擊太過反堅其不善之念故孟子歸斯受之之說非徒欲成就楊墨并欲收楊墨以為用也通章總重歸斯受之句蔡氏曰此章論君子待異端之道不重論今人待異端之失

孟子曰逃墨必歸於楊逃楊必歸於儒歸斯受之而已矣

墨氏務外而不情楊氏太簡而近實故其反正之漸太畧如此歸斯受之者憫其陷溺之久而取其悔悟之新也參存疑孟子曰異端之反正有漸而吾儒之設教以寬方今楊墨之徒迷而不悟固難望其以吾道為歸矣如使為墨氏之學者或厭其務外則必慕近是而歸于楊者其勢然也為楊氏之學者或厭其太簡則必求中正之圖而歸于儒者亦其勢然也夫學楊墨者既歸于儒則與楊墨之害吾道者不可同日而語也為吾儒者斯受而教之憫其陷溺已久取其悔悟方新因事關引使其不疑以同歸于道而已矣不必答其既往而與之辨也此楊墨之所以所以安于反正而勿去者也

析講南軒張氏曰兼愛者棄本而外馳為我者狹隘而私勝墨之比楊猶奢之比儉自為者固非猶愈于兼愛之泛也泛者尤難反耳○逃墨二句申說歸到儒上兩項俱與儒有害但窮其勢墨必歸楊楊必歸儒非楊近墨遠之謂○受之不徒受有借之大道意○翼註吾儒先成己而後成物墨氏只務愛物至于忘其身其本故曰務外不情楊氏稍近裏但全遺了成物一邊故曰太簡近是只在人己上見得○末句歸字直作楊墨歸儒受字直作儒受楊墨不必以楊與儒平說

今之與楊墨辯者如追放豚既入其苙又從而招之

放豚放逸之豕豚也苙闌也招胷也羈其足也言彼既來歸而又追咎其既往之失也○此章見聖賢之於異端拒之甚嚴而於其來歸待之甚恕拒之嚴故人知彼說之為邪待之恕故人知此道之可反仁之至義之盡也參存疑今之儒者楊墨既來歸而乃與爭辯必為一追其既

往之失焉如追放逸之豚既已入其笠使不得逸矣又從而招之以羈其足斯不亦已甚乎安知彼之既歸者不將苦其嚴而思叛去彼之未歸者不將畏其嚴而不復來乎則異端之不返于正者未必非吾儒之過矣析講辯字重看來歸追咎意已在

有布章全旨

此為當時取民無制者發全重用一緩一上下二限不過反言以見其當緩耳陳氏曰緩非廢其征但不一時併征之耳

孟子曰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

征賦之法歲有常數然布縷取之於夏粟米取之於秋力役取之於冬當各以其時若併取之則民力有所不堪矣今兩稅三限之法亦此意也尹氏曰言

民為邦本取之無度則其國危矣參序孟子曰君子之于民征賦有常數君不能自織而衣也則有布縷之征不能自耕而食也則有粟米之征不能自興作以供事也則有力役之征三者之外別無征矣然而君子征之又各以其時而不併取于一時焉于夏則用其布縷之因蚤績成也而其粟米力役二者則從緩于秋則用其粟米之因禾稼納也而其布縷力役二者則從緩于冬則用其力役之因農功畢也而其布縷粟米二者則從緩則民之財方得以漸取漸出而不至于困之矣若一時而並用其二則小民奔命不給而有殍一時而並用其三則小民室家難保而父子離散矣夫國無民何以為國為上者可不念哉析講粟米之征自百畝之田出布縷之征自五畝之宅出力役之征自丁口所出唐人租庸調之法租自粟米庸即力役調即布縷○讀禮疑圖曰按織麻曰布析絲曰縷帶殼曰粟脫殼曰米力役有二其一重賦以冬而更番其一工賦以冬而應役徭役則在軍賦之中僱役則從工賦之便皆力役之征也

諸侯章全旨

此見人君當知所寶意土地人民政事此極重而當寶者若寶珠玉則必置三者于不理故殃必及身身字是動其切已之想殃字是疎其危亡之禍上寶字以所係之重言下寶字是珍重愛恤之意

孟子曰諸侯之寶三土地人民政事實珠玉者殃必及身

尹氏曰言寶得其寶者安寶失其寶者危

參序孟子曰諸侯之所寶者有三焉土地所以立國而為基業所由係人民所以守國而為根本所由固政事所以經國而為紀綱所由植三者所當寶者也知此而守之勿失則身安而國亦安矣若寶珠玉者寶非其寶殃必及身矣可不慎哉

析講蒙引諸侯之土地受之天子傳之先君是土地至重在所寶也何以守位曰人后非民罔使是人民至重在所寶也若夫所以經其土地而理其人民者政事不又在所寶乎○人是百官民是庶民政是人綱事是節目

盆成章全旨

此章見人不可恃才意首一句因其見用而策其必敗○明其言之所以驗也○凡人無才者雖欲妄作而不能有才而聞道是有用之才自不至于妄作惟小有才而不聞大道則自恃其才而恃道妄作矣不至于行險取禍不止也

盆成括仕於齊孟子曰死矣盆成括盆成括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知其將見殺曰其為人也有才未聞君子之大道也則足以殺其軀而已矣

盆成姓括名也恃才妄作所以取禍徐氏曰君子道其常而已括有死之道焉設使幸而獲免孟子之言猶信也參序盆成括仕于齊之時孟子預度之曰死矣其盆成括乎至盆成括果見殺門人問曰夫子何以預知其將見殺曰夫入非有才之難而聞道之難聞道則善用其才而利國保身

恒必由之今括之為人也有才能而未嘗學問于忠信仁義之大道茫然無聞也則必妄作致禍是其才祇足以自殺其軀而已矣然以理必之夫豈以億中之哉析講鼻註小有才是是畧有才權謀術數之屬大道如仁義忠信是也

之滕章全旨

此重孟子設科上或人雖至無識終未釋竊屨之疑而亦有以諒其曲成後學大道為公之心故明

人紐之

孟子之滕館於上宮有業屨於牖上館人求之

弗得

館舍也上宮別宮各業屨織之有次業而忒成者蓋館人所作置之牖上而失之也

或問之曰若是乎從者之慶也曰子以是為竊

屨來與曰殆非也夫子之設科也往者不追來

者不拒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

從為去聲與平聲夫子如

字舊讀為抹余者非

或問之者問於孟子也慶匿也言子之從者乃匿人之物如此乎孟子答之而成人自悟其失因言此從者固不為竊屨而來但夫子設置科條以待學者苟以同道之心而來則受之耳雖夫子亦不能保其往也門人取其言有合於聖賢之指故記之

參序或人因而問曰若是乎從夫子來者之慶匿人物也孟子曉之曰子以是從者為是竊屨之故而來滕與曰殆非為竊屨而來也以夫子之設置科條以引進學者也其有既往之失不追責之其有慕已而來者不拒却之苟以是同道之心至斯受之而已矣非謂其為竊屨而來也噫

孟子大道為公之心其亦見諒于或人如此析講或人別一人非館人也觀或人能說道一段正大的話則若是乎從者之慶也何若是乎三字疑戲詞○不日設教

而日設科者蓋以教人必因其才其科目自別也如成德達
秋之類往者是而日之不善不是說後日之不善○
來與來字是來勝非來學也來者來字指來學言

人皆章全旨

此章提出真心以正人見道擴充其良心也首節
達字本節指出不忍不為之心而推廣之便是仁義重
末一節皆是申明充無穿窬之心總完得首節達字意

孟子曰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
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

惻隱羞惡之心人皆有之故莫不有所不忍不為此仁義之
端也然以氣質之偏物欲之蔽則於他事或有不
能者但推所能達之於所不能則無非仁義矣
余輔氏孟子曰不忍者惻隱之事也不為者羞惡之事也是
皆本于性發于情統于心人之所固有者也但為氣質所拘
物欲所蔽則心失其正而不統夫性與情故有所當發而不
發亦有所不當發而反發甚至其於其所不忍不為者或有時

而忍且為矣今人皆有所不忍推之以達于其所忍使所忍
者而亦不忍焉是即惻隱之仁也人皆有所不為推之以達
于其所為使所為者而亦不為焉是即羞惡之義也
蓋心得其職情得其正而性之所以為性者得矣
析講不忍不為俱以心言為雖在事所以為之者心也擴此
心之用無少壅塞則謂之達滿此心之量無少欠缺則謂之
充惟達而後能充如擴而充之之類○陳新安曰達如導水
自幽澮達之川百川達之海充如水達海而充滿于中也此
喻最明白○不忍不為乃仁義之端達之忍
與為即仁義之全體下節只是申解此節耳

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

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

充滿也穿穿穴窬喻牆皆為盜之事也能推所不忍以達於
所忍則能滿其無欲害人之心而無不仁矣能推其所不為
以達於所為則能滿其無穿窬之心而無不義矣
參序達之如何如害人者人所不忍也人能充滿無欲害人

之心量凡有涉于害人者皆所不忍是謂能達之于所忍而
仁民愛物仁不可勝用也穿窬者人所不爲也人能充無
穿窬之心量凡有類于穿窬者皆所不爲是謂
能達之于所爲而祇行立節義不可勝用也
析講蒙引此承上文只是下意但露出害人与穿窬字面以
示人知所達耳。上文仁也義也以體言此不可勝用以用
言。此節蓋指其不忍不爲之實以一人見得凡若此類皆
實達而充之耳。此合上節皆兼言仁義以下專言義者蓋
仁只是下路只是个不忍之心苟能充此心便了故說不無
害人儘可包括義却頭項多玩末節一類字可見下二節猶
是舉以見例非以此二節說盡充義之旨也。無欲害人之心
無穿窬之心皆以人之良心言
若爲私欲所蔽或未必有此心矣

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實無所往而不爲義也

此申說上文充無穿窬之心之意也蓋爾汝人所輕賤之稱
人雖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然其中心必有慚忿而
不肯受之之實人能即此而推之使

其方滿無所虧缺則無適而非義矣

衆蒙引然義之爲端甚多而穿窬之類非一必如何而後爲
能充無穿窬之心哉如呼人爲爾呼人爲汝人所輕賤之稱
也人或有所貪昧隱忍而甘受之者非其寔也其中心慚忿
而不肯受之者乃其寔也是即不爲穿窬之心也人能充此
不肯受之之寔以去其所以得之之道是所謂充無穿窬之
心使無所虧欠則凡一毫苟且污辱之事凡以
取輕于人者皆其所不由而無往而不爲義也

析講人能充無受爾汝之寔正是充無穿窬之心故曰無往
非義無往而不爲義即不可勝用意變文耳。蒙引本文受
爾汝之寔非穿窬也而註謂之申說其義者蓋穿窬非受爾
汝之寔而充其無穿窬之心則必亦無受爾汝之寔也非是
又深一節但較密于穿窬也下文言有意探取于人者是皆
穿窬之類則益密矣。人能充無穿窬一條寔該下文兩條
蓋充之云者正謂充到此地位若只推得數事而已未可謂
之充也且人知末一條爲特舉以見例而不知中一條亦舉
以見例也。蓋人之以爾汝加我者是輕賤我也我或貪昧
隱忍而甘受之者必其所爲不義而昧其羞惡之良心也若

無受爾汝之實便是羞惡之良心能為此羞惡之心則凡有類乎穿窬足以取賤乎人之事皆斷斷不為故曰無往非義

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也可以言而不

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踰之類也飾音

飾探取之也今人以舌取物曰飾即此意也便佞隱默皆有

意探取於人是亦穿窬之類然其事隱微人所忽易故特舉

以見例明必推無穿窬之心以達於此而

悉去之然後為能充其無穿窬之心也

泰太全不但已也為士者如于應接之間未可以言而強為

之言要去動人要人去悅人是以言飾致人情者也如可以言

而竟不為之言須故為隱忍要使他來問我是不言飾致

人情者也裏面是如此外面却不如此外面恁地裏面却不

恁地不直心而私意如此心術便不光明常畏人知雖非穿

窬之事而有穿窬之心則亦為穿窬之類而已

充至此而後真由所不為達之所為而義得矣

以不言飾是心術之至處皆從而充之所謂充類至義之盡

。大全蔡氏曰以言不言飾人是穿窬之類也受爾汝之實

亦穿窬之類也故人于穿窬不為而于此或有為之者是

不能皆義此孟子所以勢緊示入也。上三節說入此節說

士蓋說到言飾不言飾頗為細密上文穿窬爾汝士似可以

不必慮若此語默之微士尤當留心斟酌計特舉以見例

字正解白文類字。彙解王觀濤云穿窬探取人物言飾不

言飾探取人情故曰穿窬之類看來不必拘益凡不光明不

正大而難以告人者俱為穿窬之類不必以探取二字求合

也如上節無受爾汝亦為穿窬之類豈得亦言

探取蓋兩節皆舉以見例不必拘于字面也

言近章全旨

此章示人以言道之準見不必過求之遠博而當

節言今人無君子之善道則無君子之善言可知中間遠近

約博須有抑揚孟子語意專

重在近約二字觀下文自見

孟子曰言近而指遠者善言也守約而施博者

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帶而道存焉

施去聲

古人視不下於帶則帶之上乃目前常見至近之處也舉目前之近事而至理存焉所以爲言近而指遠也參紹聞編孟子曰垂訓立教必資于言而言有其至善者在蓋有言必有指而近遠殊致如言極切近而其中所含之指却深遠者則既非過高而不合于經常亦非徒近而不根于至理此善言也經世事物必資于道而道有其至善者在蓋有守必有施而約博殊功如守極簡約而其指所發之施極廣博去則得其至要而道爲有本善其所推而道爲有用此善道也求其能是二者其惟君子乎是故君子之言也止就目前之近事平平立論若不在衣帶之下可謂近矣而天命人心之至理無不存于其中焉何其指之遠也信乎其爲善言矣

析講大全蔡氏曰此揭言道之善以爲過求者程謂必如此而後善言近而近言中所含蓄之旨趣自遠易簡爲各理之淵藪此經世之至言也守約而約守中所發出的施用自博執要而挈變化之樞紐此撫世之弘模也○遠近博約四字

須虛講以留下文地步不下帶者言其事之近也天下無一事無理理卽是當然之則有所以然之故皆至精至微而不可淺近言也○不下帶只是狀其近的意思言不出于民生日用之常皆人所能知能行便是目前至近而理則至精至微原于天命具于人心便是道在道存字要見高妙意方與指遠相貼如論鳶魚而上下察之類是也

君子之守脩其身而天下平

此所謂守約而施博也

參紹聞編君子之所守只是修己之身可謂約矣而舉而措之則推無不準動無不化而天下自平焉何其施之博也信乎其爲善道矣

析講天下平無工夫夫在修身內○天下平不作感化說觀一施字只是舉而措之耳見得治世之理不外于治身之中也

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於人者重而所

以自任者輕

舍音

此言不守約而務博施之病

參大全夫治身之與治田一也必先治已身而後可以治人
猶先自治其田而後可以治人之田也乃今人通病在舍其
自己之田不治而欲美人之田徒欲人之各修其身而求于
人者重不務自修其身而所以自任者輕不務守約而務施
博蓋不知一身為天下之本故也而欲天下之平
可得乎此善道所以必歸之君子而善言可知矣

析講此節與詩之興體相似下二句是正說○劉上玉曰善
言善道平開君子之言君子之守乎開此條便承君子之守
節意而單結之亦古人隨意說文不必拘拘也如畏天樂天
下只引詩畏天之威証仁人心義人路下只說求心不忍不
為後只說充無窮窮古法每每如此若
因而有偏有側由扭合者皆非也

堯舜章全旨

通章欲人盡性以希聖首節者堯舜湯武一性一
反做一個樣子次節概言聖人率性之事即法之所
在末節見君子當純心行法以復其性正反之也

之事○以性字作主反之者修為以復其性也

孟子曰堯舜性者也湯武反之也

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污壞不假修為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為
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程子曰性之反之古未有此語蓋
自孟子發之呂氏曰無意而安行性也有意利行而至於無
意復性者也堯舜不失其性湯
武善反其性及其成功則一也

參序孟子曰聖人之德終固無殊而始則有異古聖若堯舜
者乃天理自然性而渾全不思不勉之聖人也若湯
武者由于修為以復其性而至于聖是為反之也

析講大全朱氏公遷曰此以德性言聖人身之兼用功而言
反之舉成功而言此性字以天理自然而言非指性而言也
乃所以性其性也指其人而言曰性者自其率性而言曰性
之○蔡氏曰者字以入言堯舜乃是天性渾全的人反之之
字即承上文性字言修為以反復其性見湯武能合德于堯
舜意○前章對五伯說總以道之誠言此章主聖之安勉言
前章性之之字主道而言言道出于性也此章性者者字主

入而言言性者之聖也身之反之亦不同身之反反
之之功惟能身之所以能反之也反復也復其性也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也哭死而哀非為
生者也經德不回非以于祿也言語必信非以

正行也

中為行
並去聲

細微曲折無不中禮乎其盛德之至自然而中而非有意於
中也經常也回曲也三者亦皆自然而然而然非

有意而為之也皆聖人之事性之德也
參存疑性者之事何如如動容而顏面之間周旋而動
履之際無不中于禮節者乃盛德之至也聖人一身渾全天
理故行出來都是禮乃自然曲中而非有意于中也一見死
者哭之盡哀蓋聖人誠心激發自然傷切不期哀而自哀非
欲生者感我故哀也日用彝倫經常之德皆盡其道而無邪
曲自有得祿之理然聖人是稟性自然不回不是欲于祿故
不回也一言一語必然信定則言之必行所行者非道義

之所在而行無不正矣然聖人之必信乃有德之言自然必
信不是有意于正行而為此也蓋法由此立命由此出此性

之德也堯舜之所以為聖者亦可即是而推之矣
析講大全輔氏曰四者特舉聖人之庸行人所易曉者以例
其餘○蒙引正行不與生者于祿為例正行亦何不好但聖
人不用着意耳非為生者非以于祿非以正行數句要說仔
細蓋下文行法俟命亦是非有為而為者恐說得無性無反
之之別故此節要說出自然而非有意為之之意須與下節
意少異○此條只是性者之德不是指堯舜言如哭死而哀
非以于祿此處都說堯舜不得君子行法俟命亦然○此節
四子看各良重所性自然言各段下句不作推原只是申明
自然意耳中禮而曰盛德之至者蓋容貌之動乃德之符聖
人一身渾是天然故行出來都是禮也必信必字非期必之
必乃心口相符無有不信之意言行相符言語必信雖正行
之地然聖人則自然如此非有意正行而然也○動容如何
中禮如視不上下于面不下于帶子之燕居申申之類是也周
旋中禮圓中規是也此亦是舉小見大意動容周旋皆能中
禮則大者可知知經德猶云庸德如子臣弟友之道之類是也

能盡其道便是不回。○翼註性外無德得之即為德德外無
禮履之即為禮自然意在至字上見
有一毫勉強則德未盛盛未至矣

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

法者天理之當然者也君子行之而吉凶禍福有所不計蓋
雖未至於自然而已非有所為而為矣此反之之事董子所
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正此意也○程子曰
動容周旋中禮者盛德之至行法以俟命者朝聞道又死可
矣之意也呂氏曰法由此立命由此出聖人也行
法以俟命君子也聖人性之君子所以復其性也
參輔氏反之之事如何凡古聖賢之所制皆有法如為君而
仁為臣而敬子孝父慈皆是也君子身一體而力行之盡其在
我之所當為至命之有吉耶禍耶聽其自至吾無所趨也凶
耶禍耶亦聽其自至吾無所避也俟之而已矣雖未能如性
者之安行自然而非有所為而為之及其成功
一也湯武之所以為聖者亦可即是而推之矣
析講蔡氏曰行字着力有修為工夫反之之意正從此見俟命

正死壽不貳意正行法之純○行法不必拘拘以上文貫而
上文事亦該得如君仁臣敬父慈子孝之類亦在而已矣者
見得法如此吾行吾法而已而非有所為也○蒙引君子行
法是依法而行也堯舜不待俟法行而所行者自是法故曰
由仁義行非行仁義也此所以為性者反之之別

說大章全旨

此示人以遊說之道首節言說太人者不當有所
畏下是推言所以不足畏也通章貌太人處全從
我所不為處見得而究所以不為之故繫緊在替古之制句
若在我無此古制自然壓他不下此為世人把太人許多崇
高富貴當事有言不敢出諸口故孟子云然

孟子曰說太人則貌之勿視其巍巍然

說音稅
貌音眇

趙氏曰太人當時尊貴者也貌輕之也巍巍富貴高
顯之貌貌焉而不畏之則志意舒展言語得盡也
參大全孟子曰今遊談之士欲于當世之太人而思有以說
之一吐其胸中之奇者則當貌之若不介意勿視其巍巍然
把太人許多崇高富貴當事則心無所怯而後言無不盡也
析講朱子曰此主于說而言如曰見太人則貌之則失之矣

蓋大人固當畏而所謂藐者乃是藐其堂高數仞之類耳。○
韓氏曰若不藐視之則是爲其巍巍者所動矣志氣有所
懼怯則必不能展盡底蘊剛強者有懷或不敵盡柔弱則
必至于變其所欲言而反徇之矣
○藐以心言不是禮貌上倨傲也

堂高數仞椽題數尺我得志弗爲也食前方丈
侍妾數百人我得志弗爲也般樂飲酒驅騁田
獵後車千乘我得志弗爲也在彼者皆我所不
爲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

椽楚危
反般音

盤樂音洛乘去聲

椽桶也題頭也食前方丈饌食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皆其
所謂巍巍然者我雖得志有所不爲而所守者皆古聖賢之
法則彼之巍巍者何足道哉○楊氏曰孟子此章以
已之長方人之短猶有此等氣象在孔子則無此矣

衆家引巍非故傲之也亦以其所爲巍巍者原至輕耳彼大
人所居堂高則數仞椽題則數尺是宮室之美巍巍然也我
若得志弗爲此宮室之美也食饌列于前者方一丈侍妾列
于側者數百人是食色之盛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食
色之盛也般樂佚樂以飲酒驅騁車馬以甲獵後車之隨千
乘是晏遊之侈巍巍然也我若得志弗爲此晏遊之侈也在
彼之勢皆我所不爲也在我者居廣居立正位行大道皆古
聖賢之法制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貴我以吾義吾
何畏彼哉夫如是而後可以說大人矣

析講制字不是制度只是天理之當然若有成法乃千古聖
賢相傳而守之者○看來上三不爲皆是鄙其縱欲無檢而
不爲○蔡氏曰大人不足畏以已有高千丈人者非貧賤婦
人之謂三不爲謂志之別有所托而不淫于富貴也○王觀
濤曰制字有味正對他放縱無制說
但不足不爲上三段事便謂之制

養心章全旨

此示人以養心之要也孟子下書三言養字一曰
養氣一曰養性一曰養心合而觀之氣生于理善
養氣者在養性理具于心善養性者在養心心泊于欲善養

心者在寡欲寡之又寡以至于無則心存而性存
氣不必言矣○首句提起下申言之也不存邊輕

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爲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爲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

欲如口鼻耳目四支之欲雖入之所不能無然多而不節未有不失其本心者學者所當深戒也程
子曰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
參直解孟子曰人之有心乃具衆理而應萬事之本誠不可不養也而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恒足以累其心故養心之道莫善於寡其欲焉欲保此清明純一之體亦惟于聲色臭味之交制之不使其逞節之不使其流而已如其爲人也能知其爲人也不知養心之要而多欲則物感既淫中心無主心未有能存者也人心道心迭爲消長如此養心者其知之

析講欲未便說到邪僻不好的物事上去不好的欲如何言寡寡欲註以節字貼之甚好與克伐怨欲不行焉不同彼只制之不使流于外此在內境上用工夫雖有不存焉者寡只重能存意雖有存焉者寡只重不存意不必泥寡矣字面○欲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此皆性之所有而人所能無者豈能絕得要有所節耳寡欲如察識于內欲之萌而識其所自出檢制于外欲之妄而防其所自入皆是此句且虛下四句正見寡欲所以爲養心之要也○勉齋黃氏曰孟子嘗言操存而此又言寡欲何也操存回學者之先務然人惟一心而攻之者衆聲色臭味交乎外榮辱利害動乎內隨感而應無有窮已則清明純一之體又安能保其常存而不放哉此孟子發明操存之說而又以爲莫善于寡欲也雖然寡欲固善矣然非真知夫天理人欲之分則何以施其克治之功哉此格物致知所以爲寡欲之要此又學者所當察也

曾哲章全旨

此章見曾子之孝思須玩不忍二字曾子不食之
意蓋曰羊棗猶在吾親不得復起而食之此正是不忍處全要發出下段悽愴悲慨之意

曾皙嗜羊棗而曾子不忍食羊棗

羊棗實小黑而圓又謂之羊矢棗曾子以父嗜之父沒之後食必思親故不忍食也
參序昔曾皙生時嗜食羊棗而曾子于父既沒之後遂不忍食羊棗

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哉
公孫丑曰然則曾子何為食膾炙而不食羊棗
曰膾炙所同也羊棗所獨也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肉而切之為膾炙炙肉也

參淺說公孫丑問曰膾炙與羊棗孰美孟子曰膾炙尤美哉
公孫丑曰膾炙既美于羊棗則曾皙亦必嗜膾炙而不專嗜羊棗也曾子既不忍食羊棗宜亦不忍食膾炙也然則曾子

何為食膾炙而不忍食羊棗孟子曰膾炙衆人所同嗜也羊棗曾皙所獨嗜也人之所同嗜者則以衆人視之食之身不覺而不忍之心無所激父之所獨嗜者則以吾親視之有食必思親而不忍之心激切于中此所以一食不食也此猶諱親之名不諱親之姓以姓者人所同也

也故不諱名者親所獨也故諱之也
析諸獨字最重惟其同嗜故未足以觸其孝思惟其獨嗜故深足以動其感愴○麟士曰諱名不諱姓亦是指親之名姓而言○養志是生能盡其養不食羊棗是死能盡其思○諱名以下是喻同獨之意○曲禮曰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註曰及事父母聞祖之諱則諱之恐觸犯而動父母心也則雖諱親之名亦是恐其觸而有感焉耳正與不食羊棗同故以為証

萬章章全旨

此章以中道為主中道所謂經也狂狷未能中而可進于中故孔子思之鄉愿似中而實非中反賊乎中故孔子絕之欲絕鄉愿只在反經而思狂狷者亦欲進之于中以傳經常之道于不泯耳前七節發明孔子思狂狷及狷之意後六節則詳鄉愿之所以可惡而終之以絕之之術

萬章問曰孔子在陳曰盍歸乎來吾黨之士狂簡進取不忘其初孔子在陳何思魯之狂士

蓋何不也狂簡謂志大而畧於事進取謂求望高遠不忘其初謂不能改其舊也此語與論語小異參蒙引萬章問曰嘗聞孔子在陳曰盍歸來乎吾黨及門之士狂簡求望高遠知進取矣但就其初其舊習未能改也此吾所以欲歸而裁之也然則孔子當日在陳何不思其狂士者而取于魯之狂士耶析講大全蔡氏曰狂簡是名目只重在狂字狂者必簡也進取不忘其初非中解狂簡是說狂簡之所以為狂簡者如此註求望高遠不能改其舊習即下文參蒙引孔子之言而問也○志大謂此處且勿講明蓋此乃萬章引孔子之言而問也○狂畧于細事謂簡進取正見其狂不忘其初即不忘其狂之舊習所謂不肯做下學正夫也見其止下狂不必以不忘其初貼簡字

孟子曰孔子不得中道而與之必也在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哉不可必得故思其次也

不得中道至有所不為據論語亦孔子之言然則孔子字下當有曰字論語道作行狷作狷有所不為者知恥自好不為不善之人也孔子豈不欲中道以中孟子言也參直解孟子曰孔子嘗曰道以中為貴誠得天資純正行乎道之中而無過不及者吾以道傳之所深願也今既不得中道而行者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志不卑而進取狷者毅然有守而有所不為也得其人而激厲裁抑之固皆可進于中道也由此觀之孔子豈不欲士之中道者哉不可必得故不得已而思其次于中道之狂士也○蒙引某次專指狂者孔子言本兼狂狷孟子引來特要應何思魯之狂士一句○中道二字提起重看言無過不及有狂之志又

有復之守而併辭其偏者也。中道狂狷俱以天資言與之謂教以學問之功而進之聖人之域也。若中道即兼聖問說則品詣已成夫子無可與之矣。

教問何如斯可謂狂矣

萬章問

參蒙引章曰敢問當時魯士中如何人斯可謂狂矣析講此問狂者之人何以謂之狂乃問狂者之是

曰如琴張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

琴張名牢字子張子桑戶死琴張臨其喪而歌事見莊子雖未必盡然要必有近似者曾皙見前篇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門而歌事見論語牧皮未詳子者之撰事見論語牧皮未詳參序孟子曰如琴張曾皙牧皮之

三子者其孔子之所謂狂士矣

析講如琴張如字有不能盡舉意○麟士曰此亦舉其人不

重微其事恐妨下問也○大全莊子大宗師篇子桑戶孟子

友子琴張相與為友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行軍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倫子貢問臨喪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記檀弓下季武子寢疾及其喪也曾點倚其門而歌

何以謂之狂也

萬章問

參序章曰有狂之多必有狂之定敢問何以謂之狂也

曰其志嚶嚶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

嚶火交反

行去聲

嚶嚶志大言大也重言古之人見其動輒稱之不稱而已也夷平也掩覆也言平考其行而不能覆其言也程子曰曾皙言志而夫子與之蓋與聖人之志同便是堯舜氣象也特行有不掩焉耳此所謂狂也參淺說孟子曰狂者其志大故其言亦大嚶嚶然曰古聖賢

之人古聖賢之人動輒稱之以自期也及即其言之大者與其目用行事乎考之而又不能如其言也稱古人所謂進取行不掩所謂不忘其初也孔子之思

狂士者非欲因其志而進之于中乎

析講志大言大者志大形爲言大也觀提其志二字于嚶嚶上可見行不掩正是其志大處非取詞○其志二字微讀嚶嚶然三句相連讀夷平也將其行與言比則行不及其言也○末我孔子思進之于中而傳以道意

狂者又不可得欲得不屑不潔之士而與之是
標也是又其次也

此因上文所引遂解所以思得標者之意狂有志者也標有守者也有志者能進於道有守者不失其身屑潔也衆序思狂者又不可多得于是欲得不屑爲不潔之士以勵其不及而與之以道是猶也是孔子之謂有所不爲而比之狂者則又中行之次也夫其思狂也固思中行之心也其思猶也猶思中行之心也孔子之爲道計者切矣

所講標士曰非及得者完必也狂猶語也又其次其字不指狂者狂者固中行之次得者又中行之次也○以上思狂獨以卜惡鄉愿此處分截○不屑爲不潔者以不善不潔而不屑爲之也

孔子曰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鄉原乎鄉原德之賊也曰何如斯可謂之鄉原矣

鄉原非有識者原與愿同荀子原慝字皆讀作愿謂謹愿之人也故鄉里所謂愿人謂之鄉原孔子以其似德而非德故以爲德之賊過門不入而不恨之以其不見親就爲幸深惡而痛絕之也萬章又引孔子之言而問也衆序章既得狂狷之說矣因孔子又嘗曰有人于此過我之門而不入我之室我全不之憾焉者其惟彼鄉原之人乎鄉原蓋德之賊也章引之而問曰不知所以謂之鄉原者其定何如而見惡于孔子若此也

析講註似德非德句預透宜渾。○萬章得孔子之所思者遂欲聞孔子之所惡者故又引孔子惡鄉原之言而問之是欲究鄉原爲人之寔故下文只答以鄉原爲人之寔未詳言其賊德也。○慶源輔氏曰鄉人無知其所謂愿則固非真愿者也。○德即中道也。

曰何以是嚶嚶也言不顧行行不顧言則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爲蹢躅涼涼生斯世也爲斯世也善斯可矣闐然媚於世也者是鄉原也。

聲蹢其禹反闐音奄

蹢躅獨行不進之貌涼薄也不見親厚於人也鄉原譏狂者曰何用如此嚶嚶然行不掩其言而徒每事必稱古人耶又譏狷者曰何必如此蹢躅涼涼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此世則但當爲此世之人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則可矣此鄉原之志也闐然媚於世之意也媚求悅於人也孟子言此深自閉藏以求親媚於世是鄉原之行也

黎序孟子曰欲知鄉原之爲人亦自其志行觀之可矣狂者以古人自期其志足嘉也彼鄉原則譏狂者若曰何用是寥寥然也言不顧其行行不顧其言則動輒曰古之人古之人耶狷者不屑不潔其行足嘉也彼鄉原則訕狷者若曰行又何爲是蹢躅然獨行涼涼冷落于人無所親厚哉人既生於斯世也即當爲斯世之人而不必好古以自高也爲斯世之人使人皆以我爲善焉斯可矣何必絕世以自潔哉鄉原志意如此于是乎不爲狂者之嚶嚶不爲狷者之蹢躅涼涼不敢以一言一行拂人收斂退縮闐然以媚于世而取容者是鄉原之行也

析講何爲是嚶嚶五句是鄉原譏狂者之言行何爲一句是鄉原譏狷者之言生斯世也三句又是鄉原總承狂狷而自見其志之言○亦未必鄉原寔有是言是孟子推其意向如此○善斯可矣緊頂爲斯世也來爲斯世之人不必泥古之人便能使當世之人皆以爲善了此善字亦是稱其長厚其圓通之意○是鄉原也只粘上句說不承通節○生斯世也三句亦打着狂狷爲斯世之人則不欲爲狂言使人世稱善則不欲爲狷闐然是收斂退藏不敢放出一句件人之詞

不敢行出一件矣俗之事此孟子評論鄉原也○踴躍屬行已邊多涼涼屬待人邊多踴躍如獨清獨醒意涼涼亦非刻薄只是不講俗更覺寥落耳闕然是深自顧藏圭角恐與人異故曰媚于世

萬章曰一鄉皆稱原人焉無所往而不為原人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原亦謹厚之稱而孔子以為德之賊故萬章疑之○
參序萬章曰一鄉有公論矣皆稱之為原人焉必其立身行已無所往而不為原人矣夫謹厚似亦無害于德也而孔子以為德之賊何哉

曰非之無舉也刺之無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潔眾皆悅之自以為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曰德之賊也

呂侍講曰言此等之人欲非之則無可舉欲刺之則無可刺也流俗者風俗頹靡如水之下流眾莫不然也汙濁也非忠信而似忠信非廉潔而似廉潔

參張氏孟子曰子亦知鄉原之情狀乎其善自矯飾將欲譽其失而非議之令人無可舉也將欲細指其失而刺責之令人無可刺也一惟與時浮沉同乎下流之俗隨眾委靡合乎汙濁之世而毫無執守心之所居非真忠信也而深情厚貌似乎忠信身之所行非真廉潔也而好名矯讓似乎廉潔此正其闊然媚于世者衆人不知皆悅而稱之入既足之矣彼亦自以為是未無悔悟而終其身不可開其迷通其蔽與入堯舜之道夫堯舜之道大中至正天理之存乎人心者也德之至也若鄉原所謂善斯可則出于一己之私竊德之似者也乃使世俗之人惑而效之以似為真不但自害且以害人矣故曰德之賊也

析講無舉無刺言其善為弥縫以處已言同流合汙言其巧為迎合以待人言此四句且輕虛居之二句方是落居之是存心行之是制行○其不可入道病根只在似字故字總承一節賊字承似之而寔是不可與入來○堯舜之道即是中道

正後面所謂經也鄉原不狂不狃似中行而實非中行乃自以爲是而居之不疑故不可與開其迷通其蔽而入堯舜之道○此節當重居之似忠信二句卽下文似是而非也○同流合汙與尋常隨俗習非者不同蓋他人隨俗習非乃是不能自守而爲世俗所染濁耳此却是自託于達人之和光而曲爲俯仰調停之術以徇天下然又無流與汙之迹若有流與汙之迹又可非刺矣

孔子曰惡似而非者惡莠恐其亂苗也惡佞恐其亂義也惡利口恐其亂信也惡鄭聲恐其亂樂也惡紫恐其亂朱也惡鄉原恐其亂德也

聲莠音有

孟子又引孔子之言以明之莠似苗之草也佞才智之稱其言似義而非義也利口多言而少實者也鄭聲淫樂也樂正樂也紫間色朱正色也鄉原不狂不狃人皆以爲善有似乎中道而實非也故恐其亂德

參存疑孔子嘗有言曰天下有真是者人皆知其爲是有真非者人皆知其爲非此不足以惑人也惟天下之似是而寔非者最爲可惡以其能亂真也如莠似苗使人觀之莫能辨誰爲苗故亂苗惡莠正恐其亂苗也佞人之言似義使人聽之以爲真義故亂義惡佞正恐其亂義也利口之言似信使人聽之以爲真信故亂信惡利口正恐其亂信也鄭聲似雅樂使人聽之以爲雅樂故亂雅樂惡鄭聲正恐其亂雅樂也紫似朱使人視之以爲真朱故亂朱惡紫正恐其亂朱也鄉原非忠信廉潔使人莫辨真忠信廉潔故亂德惡鄉原正恐其亂德也由孔子此言觀之其所以惡鄉原而以爲德之賊者非以其亂德之故哉

析講存疑佞與利口如何分別佞是才智之稱胸中有智畧本是不義的事他却安排裝點說出這一段道理全似個義如蒯通之說韓信其言鑿鑿可聽此真佞者利口之人無許多心機只是目前口利舌便假如與人做朋友他說要與你如何實有同患難同死生的意思聽其言雖管鮑雷陳不過人皆以爲信不知心中全無實事○蔡氏曰上文言鄉原德賊莫非似是而非之意既發明孔子之意而此節又引孔子

之言以証之首句是冒下正言惡似而非之寔○德者堯舜太中至正之道萬世之常經也邪僻作而經斯亂矣大經正而鄉原之邪僻息矣此上下相承之旨○翼註恐字是自推其惡之心亂者眩亂莫辨之意當重惡鄉原句

君子反經而已矣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

邪慝矣

反復也經常也萬世不易之常道也興與起於善也邪慝如鄉原之屬是也世衰道微太經不正故人人得為累說以濟其私而邪慝並起不可勝正君子於此亦復其常道而已常道既復則民興於善而是非明白無所回互雖有邪慝不足以惑之也○尹氏曰君子取夫狂狷者蓋以狂者志大而可與進道狷者有所不為而可與有為也所惡於鄉原而欲痛絕之者為其似是而非惑人之深也絕之之術無他焉亦曰反經而已矣參淺說然鄉原亂德由大經不正而人心之真是未明耳君子有世道之責者惟在反經而已矣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

朋友乃堯舜以來萬世不易之常道天下事無有出此五者君子躬行以率之于上而又修明教化禮樂以導之于下使大經昭如日星而復歸于正大經既正其他節自皆可舉則風化之本以端而庶民皆有所觀感莫不興起于善而惟常道之是遵矣庶民興則人人知反其本而是者知其為是非者知其為非則邪慝不能為之惑而異端之道自然銷鑠而至子無矣至是而堯舜之道不將大明而中行之德誰能賊之哉不然後世如鄉原之害者何可勝言君子寧漫為之計耶

析講大全新安陳氏曰邪慝不止于鄉原如楊墨皆是以此章言則指鄉原故云鄉原之屬○王觀濤曰此君子有世道之責者達而在上則為堯舜窮而在下則為孔子不可專主在上者說失孟子自任之意○經原無不正只復之便是經正○章旨本是思狂狷惡鄉原乃結局處獨歸庶民最當着眼蓋徒靠幾個狂狷寥寥踽踽適遭鄉原侮慢濟得甚事救世君子所以思狂狷思狷正更要與吾黨共鼓舞庶民庶民既興野夫遊女皆有志氣骨力則閭閻風氣如雲霧之消散何獨一二鄉原故曰斯無邪慝矣

由堯章全旨

此孟子歷敘道統之傳而終之以自任之意明已之得統于孔子也前三節敘群聖重在孔子末節重在一個今字隱然有守先待後意道統之所以傳總在見知聞知四字而見知邊又較重蓋聖人之道必有同時之見知者羽翼推廣之于前然後後世之聞知者得有所據以續其不傳之緒也○見知聞知知其道也知其道者知其心萬古一理千聖一心世遠而心之神明相接迹異而心之天理相孚道統之所以不絕者類此而已

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五百歲而聖人出天道之常然亦有遲速不能正五百年故言有餘也尹氏曰知謂知其道也參淺說孟子曰聖聖相傳大道不息嘗稽之古精一執中之傳自堯舜始由堯舜至于湯計其時五百有餘歲若禹與皋陶則親見其道而知之若湯則聞其

道而知之而堯舜之道湯傳之矣

析講大全雲峰胡氏曰論孟末皆言堯舜以來相傳之意但論語以行言故歷述其政事之建孟子以知言故歷敘其見聞之真堯言執中中之用也湯言降衷中之體也舜自心上發出執中之蘊而六經言心始此湯自性上推出降衷之初而六經言性始此此可見堯舜湯明道處至若見知言禹皋而不言稷契何也或曰舉禹皋可例其餘矣然考之書稷契不曰謨而禹皋曰謨觀洪範九疇禹發之天秩天敘五典五禮皋發之其明道之功固不小也○蒙引

由湯至於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若文王則聞而知之

趙氏曰萊朱湯賢臣或曰即仲虺也為湯左相參序由湯至于文王五百有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其道若文王則聞而知其道而湯之道文王傳之矣析講雲峰胡氏曰舜言精一而後協于克一伊尹能發之堯言執中而後建中于民仲虺能發之曰勇曰知曰仁曰禮曰

義中庸三達德孟子四端已先見于仲虺語中矣是知萊朱
即仲虺也○論語之末言武不言文此言文不
言武文王謨以明道言也武王烈以行道言也

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
生則見而知之若孔子則聞而知之

散素
重反

散氏安生各文主賢臣也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
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此所謂聞而知之也
參序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餘歲若太公望散宜生則見
而知其道若孔子則聞而知其道而文王之道孔子傳之矣
析諸趙註散宜生文王內臣之一也呂尚有謀勇而為將安
生有文德而為相故以相配而言之也○雲峰胡氏曰敬勝
急義勝欲之類太公發之書曰虺茲彛教則彛倫之教宜生
有助焉○蒙引要之亦不必取徵于書傳書傳所載有限彼
見知聞知則大道之全自其渾然之理與其繁然之用何所
不周何所不至而豈可以龍冊有為而發之遺言緒論為之

証哉見大意者默而識之可也
○玩此則雲峰之說似可不拘

由孔子而來至於今百有餘歲去聖人之世若
此其未遠也近聖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無
有乎爾則亦無有乎爾

林氏曰孟子言孔子至今時未遠鄒魯相去又近然而已無
有見而知之者矣則五百餘歲之後又豈復有聞而知之者
乎○愚按此言雖若不敢自謂已得其傳而憂後世遂失其
傳然乃所以自見其有不得辭者而又以見夫天理民彝不
可泯滅百世之下必將有和會而心得之者耳故於篇終歷
敘羣聖之統而終之以此所以明其傳之有在而又以俟後
聖於無窮也其旨深哉○有宋元豐八年河南程顥伯淳卒
謚公文彥博題其墓曰明道先生而其弟頤正叔序之曰周
公沒聖人之道不行孟軻死聖人之學不傳道不行百世無
善治學不傳千載無真儒無善治士猶得以明夫善治之道

以淑諸人以傳諸後無真儒則天下貿貿焉莫知所之今欲肆而天理滅矣先生生平于四百年之後得不傳之學於遺經以與起斯文為已狂辨異端闢邪說使聖人之道煥然復明於世蓋自孟子之後一人而已然學者於道不知所向則孰知斯人之為功不知所至則孰知斯名之稱情也哉

參大全由堯舜至孔子約五百餘歲而聖人一出所以異世同心歷聖同道道統繩繩相續不絕者寔賴同時之見而知之者知之于先而異世之聞而知之者得而知之于後耳自孔子至公方百餘歲去孔子之世若此其未遠也自鄒至魯近聖人之居又若此其甚也宜其有得于見知之真者矣若使今此已無有見而知之者則如前所云五百歲之後豈復有聞而知之者乎斯道之傳蓋深矣

可憂而有斯道之責者無容自諉矣

析講大全朱子曰禹畢之徒皆名世之士伊尹大公又湯文之師非必見其君而後知之湯文孔子又生知之聖亦非必聞前聖之道而後得之也此曰見而知聞而明者蓋以同時言之則斯道之統臣當以君為主以異世言之則斯道之傳後世當以前聖為師觀其所謂然而無有乎爾則雖若託于

不居而其自任之寔可見觀其所謂則亦無有乎爾則雖若嘆其將絕而所以啓夫萬世無窮之傳者又未嘗不在乎斯也○趙氏惠曰孟子之生雖不可知然哀公十六年孔子卒又十年而悼公立凡四十年元公二十一年穆公三十二年共公二十二年康公九年景公二十九年共一百六十四年而魯平公繼立由孔子而來至于今百有餘歲則孟子必生于穆公之末共公之初以魯平公之將見孟子而臧會阻之梁惠王見之而稱曰夏其年先後于穆公之問賢可見矣○近聖人之居以鄒魯言孟子鄉人也分明自任下二句如何又推談分明是反言以決其必有見知與聞知也○蒙引爾如是也指見知聞知者而言或曰然而無有乎爾豈無顏曾子思三人乎而孟子云然是前無三子而自擅見知也曰不然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顏曾子思當孔子在日則以有孔子在今則與孔子俱往矣世道之責微孟子任之則孔子不百年而墜矣故曰軻出孔子之道尊此孟子所以自任見知者欲以俟後聖于無窮也

孟子卷之十五

大尾

元祿十丁丑載子譽春穀旦

住寺町通五條橋詰町西側

平安城書林天王寺屋市郎兵衛好延梓藏

題新刻四書正解後

夫道無他焉率性是也人而率性則爲子必死孝爲臣必死忠凡夫婦之別朋友之交亦必有其道而日用彝倫不可須臾離也而其齊治平之驗不求而自至焉故不云乎

道在通而事在易若夫學道而求諸遠求諸難則離安在其爲道也哉是大可歎漢興來談經奚止數百家然其能得正意者幾家而其間真識血脈路者尤爲鮮矣多厭通馳遠舍易取難繇是而五車

萬軸牛汗棟充而學者茫然莫識適所從陷古今皆是也君子病之矣今大清之人有孫右氏需用力於經學刻苦積年而始能成其書總若干卷命曰四書正解其志欲爲天下后世啟樸徑者也

元祿某年航海入崎島賣書
翁某獲之。一日問余而曰此
冊子倘有益於學者。迺吾將
壽梓以廣其傳。為子其圖之。
余就而檢點之。務折衷諸家
間附以己意。其合參折講事
簡而詞白。義得而理盡。可謂

孫右先得其邇。且易者矣。甚
便於講習。視彼顧奴失主者。
大有庭運於此。不自揣竊以
國字作訓點。功成而某喜。而
持疾去。客有詰余曰。是果為
階梯乎。抑或為蛇足乎。未可
以知也。余長吁曰。客非知言。

者居我語女若朱夫子當起
宋稱鉅儒上自六經四子下
及通書離騷等書蔑不悉有
釋其學宏博其識精深議論
正大文章雄渾確乎義操率
乎德風人仰之如泰山北斗
實河南已來之一人而後世

未敢置異論焉尚且不免於
有少出入而況於繇右者乎
擇而采之存乎其人焉耳矣
要之學道者直從堂入室親
見孔曾思孟而可也若徒弄
紙上死語不得之心猶竟日
對画餅然雖目視而美之画

正解 卷之三
餅豈可使能飽人耶然則何
益矣客幡然正襟而謝曰我
過矣時某來告刻成遂爲之
跋

元祿丁丑春三月哉生魄

洛陽後學三雲義正新四郎謹書

發行

書肆

江戸日本橋通二丁目	須原屋茂兵衛
同淺草茅町二丁目	須原屋伊八
同日本橋通二丁目	山城屋佐兵衛
同全所	小林新兵衛
同芝神明前	岡田屋嘉七
同本石町卜軒店	英大助
同下谷車阪町	和泉屋庄治郎
京寺町通松原	勝村治右門
備中倉敷	太田屋六藏
大徳心齋橋通安堂寺町	秋田屋太右衛門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888004264